

媒介消失了嗎？ 從岩佐嘉親先生捐贈的Bilum談起

文·黃芳琪

bilum(或稱string bags)為巴布亞新幾內亞¹(以下簡稱P.N.G)的環串式網袋，是最能代表P.N.G的物品之一。bilum這個字是否源自美拉尼西亞語已不可考，但在美拉尼西亞洋濱字彙典中，它除了被明確定義為可搬運所有物品的工具袋外，同時也被定義為子宮、胎盤以及有袋動物的囊袋²。在當代亦反映出P.N.G人集體的認同意識與審美價值，其鮮豔多彩的樣式總予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本文乃透過日本岩佐先生所捐贈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的一種的物件，類別一通稱bilum，來概介其如何扮演著人與人溝通的媒介，創造跨時空與跨文化界域之相遇的經驗，在臺灣展現其生命與活力，提供我們更多元的文化創意發想。

媒介消失了

2010年為止，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以下簡稱史前館)研究人員陸陸續續以岩佐先生捐贈的文物為主軸，舉辦「南海樂園——日本岩佐嘉親先生捐贈大洋洲文物展」以及發表許多文章³。但其相關的主軸上，幾乎是圍繞著樹皮布，以及岩佐先生捐贈情形來琢磨。相形之下，對於其他捐贈文物琢磨甚少。其中有泰奉的原因，是出自於岩佐先生捐贈的文物有許多東西沒有名稱、用途和使用方式的記載。因此史前館在這樣的情況下，對於這批文物不敢草率、輕易的去推測它們的名稱與用途。在面臨這樣的窘境之下，使筆者思考這些如同沒有身分證可以證明自己來歷之文物，是否就必須收藏在典藏庫做階段性的保存，直到學有專攻的研究人員進行專業化的研究過後，才有重新詮釋的機會呢？這種情形下，該如何認識這些文物？對觀看者來說，這些文物到底代表什麼？又具有什麼樣的意義呢？

記得，有一位訪者在看完一部份捐贈的文物過後，曾意氣憤慨的說：「這些不知道是什麼的文物，對我們來說，如同屍體一般，而史前館怎麼還可以如此驕傲的說自己擁有這些好東西呢？」可見得這些文物對於絕大多數不知內情的訪者來說，並無法透過觀看角度來吸引其好奇心與關注力。因為通常看完後的情況多會是如此，如一位訪者說：「哇!好漂亮啊!這是用什麼作的呢？」但然後，卻陷入無語之境。更別提是能否夠勾引出大家想去認識陌生異國文物之心。這的確是個值得深思的問題。在日常生活或到博物館展示參觀的經驗中，對



引用Twisting Knowledge And Emotion Modern Bilum of Papua New Guinea刊登的kundu bilum。

Nicolas Garnier的bilum，是kundu(鼓的一種)的樣式。

旅店內的裝潢，提供裝飾性的bilum，就掛在牆壁的一角，展現出獨特的文化特色。(照片提供：葉鳳順、許功明)。

於原本無名的物件而言，當我們擁有多少種不同認知觀看的立場或角度，就可能有多少種不同的訊息產生，姑且不論立場為何？答案又是如何？下文中筆者嘗試就物件為傳達溝通訊息的「媒介」概念出發，從三個面向來尋找失落的媒介——bilum所生產的當代訊息及新意。

旅行的物件

對於原本並不知道名稱和用途的一些捐贈文物來說，是需要花費很多的心力來認識它和了解它。然而隨著Nicolas Garnier⁴的到訪，正如同雨水的滋潤，讓冰凍已久的文物發生解凍的企機。他採用「旅行的物件」、「觀光的藝術」角度來解讀與定位這一批文物。

什麼是「旅行的物件」呢？暫且由巴布亞新幾內亞大學視覺人類學系教授Nicolas Garnier談起，當他2010年應邀到臺灣史前館參訪時，出現在人群當中或每每所到之處，都會吸引大家的目光，因為他隨身背的bilum使人為之驚豔。發出讚嘆聲「哇!好漂亮的包包啊!」而Nicolas Garnier本人也相當自豪的回答說：「這是bilum!」。於是藉由Nicolas Garnier筆者初步認識了bilum這一件東西。在P.N.G，bilum因其柔軟可伸縮的靈活彈性，除作為個人護身符和裝置小物件的包包、錢包、購物袋、糧食運送袋等，甚至也當作幼童撈魚獲的工具之一。製作上則使用手工以天然纖維或進口紗等混合纖維，鉤編出來一種隨處可見的日常用品。而現今的美拉尼西亞人發現，使用毛線不但鉤編起來更容易，而且色彩豐富多元，更利於揮灑他們的設計靈感。因此大批樣式多元、配色鮮豔、創作色彩濃厚的bilum就這樣被製作出來(參考Wikipedia葉儂歐 2011譯)。

4 現職為巴布亞新幾內亞大學 視覺人類學系教授，在2010年史前館以岩佐嘉親先生捐贈文物研究為首要，邀請Garnier教授來館訪問。

1 正式國名為巴布亞新幾內亞獨立國 / Independent State of Papua New Guinea簡稱P.N.G。位於太平洋西南部、澳洲北方的島國，西邊為印尼的巴布亞省，當地語言包含750多種。

2 引用網站：<http://euraliapaine.blogspot.com/2009/10/bilum-wear-weaving-fabric-of-png.html>，葉儂歐譯。

3 林建成 2010<滄海、桑田-淺談史前館新近收藏南島語族(萬那杜、嘉蘭)木雕文物>，人類學知識與博物館之收藏與展示工作坊手冊。王勁之 2010<史前館大洋洲樹皮布相關藏品簡介>，人類學知識與博物館之收藏與展示工作坊手冊。張至善 2010 <南島語族與樹皮布文化> 吳佳芬 2011·<「解讀文物旅行-岩佐嘉親先生捐贈大洋洲文物再認識」國際交流工作坊創記>，史前館電子報第194期。陳仕烜 2010，<面具的神靈信仰、儀式與物質文化關係探討：以岩佐嘉親捐贈國立史前博物館的大洋洲萬那杜Ambrym島面具為例>，2010年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與國立台東大學南島文化研究所合作培訓計畫成果報告。張至善<尋找樹皮布-印尼蘇拉威西「樹皮布」的田野調查及其文化研究>，2010年台灣的東南亞區域研究年度研討會。《樹皮布研究的田野經驗分享》。『南海樂園-日本岩佐嘉親先生捐贈大洋洲文物展』時間：98年10月15日至99年5月31日電子報與演講資料、張至善主編 2011《打樹成衣南島語族的樹皮布及其文化》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典藏品與捐贈文物的訊息

上述的經驗，溯及到岩佐先生捐贈的文物與史前館蒐藏的典藏品類型上，初步調閱出一件典藏品和四件原本不知其脈絡的文物，以圖片向Nicolas Garnier詢問和求證，最後確認出這五件文物應為bilum，其差異性上又以區域、樣式和年代來做區分(如以下圖)。通常男性偏重使用背帶較長的bilum，女性則因為需將野生的採集或是貿易品、農作物攜帶回家，因此偏好以背負大重量和背帶短，可懸掛在額頭上的bilum為主(Maureen 1991:130)。



P.N.G東部sopik provine的abelaw或wosers人所製(尺寸：袋體22cm*18cm、攤平含背帶全長30公分)。袋身無接縫，推測採一圈一圈的方式由下而上，將袋體鉤編而成。



目前在P.N.G還可以看到很多bilum的型態。(尺寸約袋寬20cm*全長23cm)。岩佐先生捐贈時，即掛有LAMINGL N. BRITAIN字牌。

註：經求證結果為英屬殖民時的名稱，購藏年代推測為1884-1906年間，1884年英德相繼瓜分新幾內亞東半部及附近島嶼，1906年英屬新幾內亞交澳大利亞管理，改稱澳屬巴布亞領地。建議可查閱MAX PLANK VUIVESSITY LEIPZIG(GERMANY)。



物件本身看到許多使用過的痕跡，如圖可見以金屬物勾掛的痕跡和修補過的痕跡。



這兩件的形式，皆掛有LAM N. BRITAIN字牌。Nicolas Garnier認為他們可能年代久遠，導至他在P.N.G都還沒有看過這種樣式。在材質上也非使用黃蘆等植物纖維鉤編而成，而是採用竹籐草類以迴圈方式製成。上圖尺寸：袋寬30cm*高15cm，束口部位，以長圈扭轉的技法呈現，線與線接合處並非在袋旁兩側，而是在底部結束。



引用圖片出處：Twisting Knowledge And Emotion Modern Bilum of Papua New Guinea。雖然在當代，有學者認為利用不同色塊的裝飾技法，可以表達出製作者的審美價值。但傳統上，顏色是男性的專利，而女性的創意美學則集中在紋飾的變化上(Maureen 1991:134)。



出自於Sepik風格的bilum，購買於P.N.G East sepik province省的Wosera區。材質：黃蘆。尺寸18*56公分。



比較不同bilum的編法，從技法上發現「loop」意含著「纏繞」跟「環圈」兩種技術。透過觀察bilum的編法，以袋身為例，其實可以發現這些技法以實用性出發，都是為了使bilum有更大更彈性的展開空間來裝載更多的東西。因為他們認為「好的bilum就像車子一樣，主要的用途是一種可攜式的容器，最主要為運輸用，因為有膨脹、伸縮的靈活性質，可運載任何形式的物品，也可以輕鬆的收納、不佔空間，如小雞蛋一般收納起來，當作備用袋使用」(Maureen 1991:128)。

啟動媒介/ 掌握訊息

經由史前館典藏品與捐贈文物透露出的訊息過後，筆者在藉由Androgynous Objects: String Bags and Gender in Central New Guinea 一書所載的訊息，來勾勒出bilum在P.N.G.的場景。首先，第一幕認識bilum的第一印象：一位Telefol 婦女從她遙遠的菜園返回家中，在額頭上掛背著超過她自己體重四十五公斤以上的東西；最下層是用大型的bilum裝載著木柴和芋頭等塊莖食物，中層利用中型的bilum裝滿其他的野生採集和蔬菜農作物，最上層則是使用最細環狀的bilum包裹著隨身的物品與財產。

其次，第二幕：也許有個男人會出現在菜園，捨棄自己裝飾著羽毛的bilum，利用有些破損但還可裝載農作物的bilum協助婦女背負農作物走回村莊，這樣做的目的，其實是透過敞開或有些破損的bilum展示他們的種植成就與透過被公開的觀看，來獲得讚美。最後，經典場景：一位分娩後的婦女，將嬰兒放在安全又透氣的bilum裡面，使婦女外出工作時，嬰兒可以近距離的依偎在懷裡，即使是吸吮母乳時，婦女依然可以保持雙手的活動性繼續採集或耕種。所以婦女們的背袋內常見熟睡的嬰兒，可說是美拉尼西亞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參考Wikipedia葉儒歆 2011譯)。

於是乎雖未曾親自到P.N.G，筆者卻憑藉尋找失落的媒介，搜尋著世界上一直發生的事情，勾勒出屬於自己的bilum版圖，這些都說明著，如果當初岩佐先生的文物都有記載，未嘗不好，但是筆者認為那麼這些文物就如同公車開在筆直的道路飛快前進，而不是自己走在蜿蜒的道路上看到風景，使旅程變得有趣。比如說除觀看捐贈文物之外，在網際網路上搜尋到二則 bilum使用在身體上的情形，其一：基督教傳教士譴責塞皮克婦女在公眾地方展示裸乳房後，塞皮克婦女利用大型 bilums綁在脖子上蓋住自己的乳房。其二：當代婦女利用 bilums發展出Bilumwear、Jaukae bilum產品，反映出bilum作為時尚服飾的潛力⁵。

據此，筆者運用了邊走邊看的態度，認識到一種文化，雖然也許還不夠清楚，但是有些方向，撇開我們對於外國文化不熟悉、語言的障礙不說，利用自身的觀點來發展臺灣文創商品、手工藝品與bilum的結合，如坊間販賣的原住民式網袋、布袋包、春捲包、手機袋、麻線編提袋等，都跟bilum有許多雷同可互相結合的元素。藉由這樣的模式增加其附加價值與情感認同，創造出臺灣獨特的文化方式，進而延伸出 bilum在臺灣的經驗。

好比從用途來看，它如同原住民族群的網袋，以大小形式來分別男女，以染色來增加網袋牢固性和使用網袋背負嬰兒的習慣。在裝飾上觀看，也發現出利用野豬的尾巴、火雞的羽毛綁勾在網袋上的美學新意。從社會文化上來看，卻有不同的審美經驗和文化意象，如：「bilum是好女人的代名詞，因為如果女生懶惰和馬虎，製作bilum時，會使表面不平整，如同蝸牛走過一般。因此製作好的bilum，手必須是隨風飄動般的輕柔，或如同自來水一般，表現出卓越的技術，不能是凌亂的」(Maureen 1991:136-141)。另一則說明：沒有好看的bilum，就不能跳出好看的舞，因為bilum上的羽毛會上下跳動，閃耀淡光，因此有好看的bilum，跳起舞來也不會太難(Maureen 1991:134)。

材質方面，它則是一種植物纖維的利用，讓我們知道除了苧麻與瓊麻、香蕉絲等較通用的纖維之外，還包含有黃槿、蘆葦桿、印度橡膠樹、大葉榕、餐盤榕、買麻藤科等材料可供開發與創作上使用。再者，評估bilum技術上的標準與台灣工藝中的編籃等產品有許多雷同之處，如：鈎編bilum的植物纖維繩索，必須是經過精良的搓捻，而編成的外型則須是勻稱平衡的；實用方面，則必須是堅固可提重物的。

小結

綜而言之，透過藏品、文獻、網路、影像之訊息蒐尋、專家解釋，再加上少許筆者個人

5 查詢網站:1.<http://www.microsofttranslator.com/BV.aspx?ref=IE8Activity&a=http%3A%2F%2FhaFhailanstoail.com%2Fart%2Ffibre%2Ffashion-and-bilum-essay-by-nicolas-garnier%2F2>.<http://eurailapaine.blogspot.com/2009/10/bilum-wear-weaving-fabric-of-png.html>

的想像，使筆者初步掌握到了bilum所承載的跨界文化訊息 (Dent 2009:194-195)。如此間接延續了岩佐先生藏品的意涵，使這種環串式網袋的象徵意涵及工藝創意在臺灣有了對話空間，刺激地方上新的文創觀點出現。換句話說，相信如果有一百種看的方法，就會有一百種不同的新風貌出現，如同接力賽一樣，這也呼應了Nicolas Garnier所提「旅行的物件」概念，不要先預設立場。只要輕鬆的勾勒出一塊大餅，即使起初不是很完整，但隨著邊走邊看與實作，這個旅程將使它變得更加豐富，過程中或許不一定清楚，但經過點與點的連結，會有更多元的聲音出現。每個人去尋找自己的方式來認識，不僅為bilum這種異國文物找到新的定位，更可將其特性與精神實際融入到自己生活中，達到文化經濟的學習與推廣效益。正如新加坡國家博物院院長 Lee Chor Lin所言：「給自己藉口，就可以看到一些不同的東西，進而創造自己的文化資源，使文化厚而不薄。」

(作者為南科分館籌備處典藏業務助理)

參考書目

Maureen Mackenzie (1991) *Androgynous Objects: String Bags and Gender in Central New Guinea*.

Nicolas Garnier (2009) *Twisting Knowledge And Emotion Modern Bilum of Papua New Guinea*.

Tim Dent著、龔永慧 譯 (2009) *物質文化*，臺北 書林出版有限公司

楊政賢主編 (2010) *文化驛站 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通訊第28期*，臺東 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臺北縣政府 主辦 (2010)*文化創意發展國際研討會 大會手冊*，未出版。

卑南遺址與部落文化的結合 ——卑南文化公園大草坪上的卑南族傳統少年會所(Takuban)

文·林佳靜



自民國87年卑南族聯合年祭在卑南文化公園舉行，當時部落族人在大草坪上搭建了卑南族傳統少年會所，其典型的干欄式建築本身就是臺灣原住民極具代表性的建築工藝，而佇立在卑南文化公園寬闊草坪上的少年會所，再搭配著背後高聳直立的都蘭山景，更呈現出其獨特的風貌，故常吸引遊客們的目光並駐足拍照。因此為讓民眾能持續認識與欣賞這傳統建築與文化，史前館亦定期維護與重建。99年10月館方開始進行第2次重建作業，本次作業仍由卑南族普悠瑪部落的伙伴來進行，由普悠瑪文化發展協會理事長鄭理事長主持統籌相關作業。動工前則請來部落內的祭司賴長老先進行除穢儀式，並祈求在祖靈的保佑下，工程一切順利。

卑南族傳統少年會所¹所建築材料除8枝主柱與主樑使用原木外，其餘皆以竹子為主，傳統上所使用的竹材以刺竹為主，然因現今刺竹取材不易部份材料則以孟宗竹取代，屋頂部份則以白茅覆蓋。另為配合卑南文化公園的整體景觀，本次少年會所建築加大至9米高，讓本次所建的會所建築看起來也更加雄偉。重建工作歷經3個月，完工後並請部落祭司進行潔淨儀式，祭司以刀子將每種建材各取一些，以祭告各方神靈，同時在建造工程中若所發生一些不好的事情亦經由此潔淨儀式一併去除，以祈求未來本少年會所的平安。過去卑南族部落男子約在12-18歲進入少年會所，是早期部落少年們接受部落教育的地方，如同現在的學校一般，少年們在此由長輩指導學習生產的技能、接受斯巴達式學長制訓練及學習部落倫理及社會規範，不過與學校不同的是少年們是住在少年會所裡的。

本次少年會所重建完工後，館方在100年的2月12日盛大的舉辦落成啟用典禮，邀請相關政府機關代表如原民會、臺東縣政府(觀光處、原民處長等)及臺東縣各卑南族部落的部落會議主席與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一同共襄盛舉，參與的部落有南王、下賓朗、巴布麓、初鹿、阿里攞、利嘉等部落，這也為博物館與各部落之間的互動關係更邁進了一步。



貴賓剪綵